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俟卷四

翰林侍讀喬萊撰

䷈ 乾下巽上

程傳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為卦巽上乾下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是以為所畜也彖傳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萊按舊說大畜君畜臣也小畜臣畜君也然卦取一

陰畜五陽為義彖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已盡小畜之義不必更設他說夫比之後繼以小畜是天下初定王業初成而陰邪小人便來專權用事可畏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敕六反大畜卦同

程傳雲陰陽之氣陽倡而陰和則和陰先于陽則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據四而言故云自我四畜之主也

萊按成卦之主稱我如蒙以九二為主故曰童蒙求

我自我西郊我字程子指六四朱子指文王從程子

夏侯勝引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以陰畜陽

故有密雲不雨之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進齋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

應之也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

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

萊按陽大陰小以一陰畜五陽曰小畜畜者籠絡羈

縻之義使人人守正不入其彀中小人何能為乎乃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權勢漸歸依附日衆遂成小畜之象曰上下應不獨位卑而出其下者應即位尊而居其上者亦應如孔光之位豈在董賢之下亦趨承恐後之類是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叶杭乃亨叶滂

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

萊按小畜之時君子之亨豈易言哉爲卦內健外巽二五皆剛而得中有其志得行之義曰乃亨不如此則不亨矣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叶杭治反

萊按曰尚往則過此未必能往也曰未行則過此未必不行也君子可不早爲之計哉然其時尚有可爲之機聖人便思補救不肯袖手旁觀直待既雨既處始有征凶之戒其旨微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傳君子所藴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之具懿美文德小畜之義也　汴水趙氏曰風行地上則舒散發達之功可以及物今行天上則舒卷烟雲成自然之文懿美其文德君子體小畜者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萊按初與四為正應有咎者也乾體剛健在卦之初

四以陰邪小人得時用事初能蕭然自遠甘心在下復自道者也曰自道剛健之道初所自有復與不遠復義同復自道矣咎從何來吉之道也孔子曰其義吉不待問其事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桼按二近於四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得朋友之助者也大抵小人得志之時君子脩己功夫

正於此處用著故周公言復自道言牽復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爻義　中溪張氏曰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萊按輿所以行也脫輻失所以行也小人初以甘言美意籠絡君子迨既墮彀中又橫扼曲排俾不得行其志有輿脫輻之象三陽四陰三為四制而不得行

也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凡與小人交者斷乎不終故曰反目瞿唐來氏曰巽多白眼反目之象也明崇禎時大學士溫體仁當國凡翰詹之才且賢者忌其逼己皆中之以事而去用巽懦闒茸之輩以形己之長因被論詿籍帝忽簡文文肅入閣辦事出體仁不意遂深結之文肅語人曰溫公推心置腹人言其意忌刻深殊不然大學士何吾騶曰詐也何可信文肅不聽初給事中許譽卿曾劾體仁至是吏部尚書謝陞承體仁指劾譽卿體仁謂糾出太宰不下部議竟票革職文肅爭之力不從文肅怒曰言官革職而歸乃極榮之事體仁曰以革職為榮是以朝廷之處分不當也遂以此語入告罷文肅並罷吾騶正與此爻義合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萊按不能正室咎三也曷為乎咎三也聖賢道理惟在自反亦責備賢者之義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萊按四有孚與五有孚正對君臣相信固結而不可解矣四以一陰畜五陽宜傷害宜憂懼有咎者也以有孚于五五傾心任之傷害自去憂懼自消並咎亦无矣如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宋神宗

之信王安石高宗之信秦檜數小人者皆無傷害憂懼之事正與此爻義合小象有孚惕出提出上合志三字咎五也小人得志非五咎而誰咎耶合志者如神宗之志欲富強以復燕雲十六州安石新法與之合高宗之志不欲迎還二帝秦檜和議與之合是也又按四之有孚孚於五也五之有孚孚於四也在相信上說若云内有孚誠自古小人以小忠小信結人主者可謂之誠乎一陰畜五陽五亦在所畜之中惟

畜故孚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非一陰畜五陽之義矣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專反

萊按四曰有孚五亦曰有孚君臣相信也攣如固結而不可解也君臣相信而不言吉者信非其人也四比於五鄰之象也富以其鄰富四也人君當藏富於民乃富四也私之至也漢文之賢尚賜鄧通銅山況

其他孚易于小人得志但形容君臣相信之深而不言吉凶其吉甚微若君臣相信不深小人何能為害如遯二執用黄牛之革亦同斯義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叶廢也

棨按不獨富富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子曰畜之大者畜極而散故為何天之衢畜之小者畜極而成故為既雨既處

來按五孚于四陰陽和矣曩之不雨者既雨矣曩之尚往者既處矣易之為書也教人謹小防微慎之於其始也迨時已極事已成不可為矣使未雨未處之時早有制防之道畜道何遂至成非惟不制防已也又尊尚陰德至於積滿畜之所以成也以卦義言一柔得位上下應之以爻義言初二獨善不事斡旋三縱憤爭終无補救此五之孚所以日深四之寵所以日固也然亦豈小人之福乎故有婦貞厲之戒月幾

望陰盛之極也未盛以術畜陽既盛以勢害陽君子於此守括囊之義為避難之謀可也若尚有所往凶之道也月字婦字指六四此論畜道之成非以上九為婦為月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叶即也君子征凶有所疑叶佗也

程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萊按德積載也咎陽也陰德之盛匪一朝一夕之故

積之而始至於載也小人初以甘心美意籠絡君子迨其得志讒搆誅鋤無所不至前此尚可往者至此不可征矣聖人每於消長之機三致意焉所以警君子之踈也朱子曰疑礙也

䷉ 兊下乾上

程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禮也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禮之本也故為履

萊按履之一卦舊說皆未確其未確者何也不以六三為成卦之主也不以六三為成卦之主則諸爻不從六三發義不從六三發義萬語千言道不著矣凡五陰一陽之卦一陽主之復之初師之二謙之三豫之四比之五剝之上是也五陽一陰之卦一陰主之姤之初同人之二小畜之四大有之五夬之上是也履之六三何獨不然履與小畜反對之卦也小畜一陰在四一陰畜五陽為小人弄權之象履一陰在三

一陰履五陽為小人弄兵之象彖傳曰履柔履剛也剛五陽也柔一陰也一陰履五陽卦之所以名履也說而應乎乾方指二體言且夫履禮也辨上下定民志懼天下後世有犯上作亂之事制禮而立之防也三犯上作亂者也本非應運之人敢為逆天之事自取敗亡而已故曰咥人凶以篡而言王莽董卓之類以叛而言漢之吳楚唐之安史是已故此卦以六三為主諸爻皆從六三發義五曰夬履夬決也決而去

之也非三之決而誰決耶曰貞厲決也曰厲不易決也如漢景帝之平七國唐憲宗之平淮蔡正而危也四大臣也履虎尾履三也如王允之遇董卓謝安之遇桓温也二之時非隱退之時二之位非隱退之位何以稱幽人耶曰近於三不陷於三如吳楚未叛穆生先去董卓縱名表閎不來中不自亂其斯謂與初遠於三如梁鴻棲會稽管寧居遼東理亂不聞矣大抵五陽一陰之卦一陰原非等閒乃往來消息之機

也姤一陰在初始而盛也夬一陰在上終而衰也小畜一陰在四於陽曰畜同人一陰在二於陽曰同大有一陰在五則吉履一陰在三則凶五多功三多凶非貴賤之等耶萊初悟斯旨自信最確然以不合于先儒為懼後見于易傳東谷鄭氏汴水趙氏之説深中先得我心之同然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

東谷鄭氏曰卦之所取者象也義也畫也所取雖不同而一陰一陽者義則全在畫也一陰在下為遇柔

遇剛也在上為夬剛決柔也在二曰同人上應于五其志同也在五曰大有履尊用柔諸陽服從所有者大也小畜與履二卦相對變在四曰小畜臣比乎君故能畜陽在三曰履何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不可久安其所也三何以不可久安其所也非得衆之位也何謂非得衆之位大有之五君位也同人之二應乎君也小畜之四比乎君也三皆不得乎此不得乎此則无以得衆乃以一陰為衆剛之主上為剛

所履而下履乎剛其危為履虎尾不可以久處也何以不咥人而亨也三兌體而上應乎乾也人能以兌說而承順乎乾是謂柔勝剛弱勝强理之至順也推是理也惟以禮自防者能之此履所以為禮也

萊按先儒或指乾為虎或指兌為虎其說不一若山雷之頤非乾非兌虎視耽耽何以稱焉且易之象震為龍震不言龍乾言龍乾為馬乾不言馬坤言馬坤為牛坤不言牛離言牛又何以稱焉大傳曰易者象

也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有意則有象
不拘拘二體間也不得其意象可參也得其意象可
忘也以履而言履虎尾象也柔履剛意也三之履五
陽也甚危也曰履虎尾四之乘三也亦甚危也亦曰
履虎尾立象盡意如斯而已儒者昧立象盡意之旨
索之二體不得因向互體中爻卦變以求其合吁亦
鑿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

來按一陰履五陽故曰柔履剛也指六三也說而應乎乾方指二體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叶滂

雷氏曰六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不咥人而得亨者由說而應乎乾故也

來按彖辭多從成卦之主發義故成卦之爻周公多以彖辭歸之三履之主也爻曰咥人凶與彖辭反何哉孔子於二體中看出悅而應乎乾示履危者以自

全之術故曰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三不如是則咥人凶矣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叶芒也

東谷鄭氏曰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為六三所累是謂不疚不疚則其道光明矣

來按彖傳以柔履剛釋成卦之義以悅而應乎乾釋不咥人亨之義又拈出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五光明如是此其能決三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定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𣏌按初本陽爻居下无應操履皭然未有漸染素履之象如是而往无咎之道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萊按衆皆趨三初獨自遠故曰獨行願管寧華歆割席而坐髙潔之行豈人所易同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萊按二何以稱幽人也曰不附三也何以知其不附三也曰九本陽爻二有中德豈附三者當三之爲亂也天下有危機焉五尊爲天子難免于禍四貴爲大臣不勝其憂二翛然遠引遯世无悶是人之履皆危

二之履獨安也有履道坦坦之象汴水趙氏曰邪徑多嶮巇中道則坦夷貞而且吉又何疑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汴水趙氏曰卦以三起義而二迫于其後故以幽人自處居中守正不以三在前而自亂其中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跛波我反

東谷鄭氏曰三成卦之主也在卦則曰不咥人亨在

爻則何以咥人凶也以成卦觀之下兑體也上乾體也兑說而應乎乾見其為不咥人也以一爻觀之三本柔也而位乎剛以柔居剛乃為羣陽之主所謂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如眇者之視不足有明跛者之履不足有行勢必至於見咥也以其主乎羣陽故曰為于大君質柔志剛安用其躁僅為武人而已大君云乎哉　汴水趙氏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使在餘卦有他陰爻以分之其害猶小今乃主此卦

之時莫有貳其權者故眇而自詭能視跛而自負能履適居乾後肆然履之咥人之凶良其自取猶剛暴武人欲履乾而僭大君之位其凶不待言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叶芒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叶杭也咥人之凶位不當平聲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釋爻多擷其要語而繫之辭獨此爻不遺一字盖以臣庶而僭大君聖人欲垂訓萬世釋之唯恐不明其憂深故其語詳使後人一見瞭然

而戒訓凜若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爻盡之志剛者明三役於志而昧於義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

子夏易傳曰三以不順為衆同棄而已近也慎于難履者也　東谷鄭氏曰三為卦之主而四乘之五為夬決之君而四近之故亦為履虎尾然以剛居柔其剛不過雖履危而知懼者知懼則下可乘三上可輔五而其志得行矣來按履虎尾當專指六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叶杭也

苏按愬愬謹畏之貌孔子懼後世大臣值大變肩鉅任一味謹畏已也補出志行二字見愬愬之中有許多旋轉妙用借愬愬以行其志也志苟不行吉于何有

九五夬履貞厲

子夏易傳曰三柔失位志比武人五為一卦之主尊履帝位取而決之非係於情也然三者衆之趨也雖

曰決之正之危也位正當也何其患乎

萊按卦之夬也五陽決一陰也爻言夬者亦五陽決一陰也五陽同德一陰為梗五尊履帝位為五陽之主安得不決陰而去之貞正而固也正當決也固堅其決也夬之彖曰有厲履之夬也安得不厲知其厲則安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平聲也

萊按當字平聲叶韻可見三曰位不當五曰位正當

不當者不當天子之位也不當天子之位欲為天子凶其宜矣當者正當天子之位也正當天子之位有叛臣焉可不決與位不當位正當正相違對因爻詞有厲之一字孔子恐後世人主遲徊問罪之師故曰位正當尊之也勉之也無容辭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某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貞觀之後魏徵所以陳十漸也視履視其所履也考祥考其致福之由也當履

之終視而考之周旋无虧盛德之至也大善而吉又何疑哉卦以三為主五以決三為重至上乃申明元吉之義見五之履帝位而不疚也此亦取卦義者與大有上九例同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叶腔也

萊按至上而能元吉慶在天下矣故曰大有慶

☷☰ 乾下坤上

程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雲峯胡

氏曰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萊按陰陽各三十畫乾坤合而為泰即六十年為甲子而天地一交之義

泰小往大來吉亨

萊按乾天也坤地也乾坤二卦天自天地自地也分陰分陽至此而乾坤始合位上位下至此而天地始交卦之所以名泰也小曰陰大曰陽自内而外曰往

自上而下曰來泰否反對之卦也小往者否之三陰往而居泰之外也大來者否之三陽來而居泰之内也天時人事幸際斯運何事之不吉何人之不亨耶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來按則是二字一氣貫下幸之也以造化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以朝廷言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以卦體

言內陽而外陰也以卦德言內健而外順也以卦之時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否泰乃消息之機泰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聖人歴言泰交之盛雖有陽不能無陰有君子不能無小人而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情見乎詞矣平甫項氏曰否言內柔外剛泰言內健外順何哉健順以德言也匪人無德故不言德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萊按乾坤合為一卦天地之全體備焉有天地不可無聖人財成輔相端有藉於后矣如寒暑晝夜天之道也不置閏不成歲也治歷明時財而成之也南北高深地之道也不治水無平土也封山濬川財而成之也又如春夏發生秋冬肅殺天之宜也播種有期斬伐有節輔相天之宜也荆揚宜稻幽薊宜黍地之宜也陂塘溝洫耕耨刈穫輔相地之宜也凡此皆以

為民也平土而居力耕而食出作入息家給人足非聖人之左右不至此此聖人所以與天地參也觀泰之大象而三才之道備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　程子曰茹根之相牽連者彚類也　梅邊熊氏曰此詩之所謂比也拔一茅而茹連焉拔一君子而衆君子出焉以其彚者各以其類而進自古成泰治

之功必衆賢萃而後能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萊按初無事業可見論其志而已在外公爾忘私之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行叶杭

萊按二保泰大臣也多戒辭何哉蓋泰否反對之卦

有消長倚伏之機焉憂之深戒之詳也曰包荒擴含弘之量不以褊心起其怨也曰用馮河其剛果足濟深越險也曰不遐遺不以遠于我者為可忽也曰朋亡不以近於我者為可私也如此則得尚于中行之道矣中不偏不倚也行用其中也玆爻之義唯司馬温公足以當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萊按包荒得尚于中行雖兼舉全爻之義而包荒為

重雖小人得志必害君子而君子得志必容小人此等心思此等道理何等光何等大然後知小人反是者之曖昧褊狹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彼為反

古為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世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

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萊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聖人到此也覺得無可如何提出天運必至之孚以警醒君子而悲天憫人之情見乎辭矣艱貞乃處衰亂大道理聖賢大學問明夷曰艱貞泰亦曰艱貞以處明夷之道處泰尚何咎乎彼之孚可以勿恤我之福可以長享矣平陂往復之義先儒論皆未確萊謂以地而言有南北有高深

无平不陂也以天而言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无往不復也宋司馬温公變新法有以黨人報復為憂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明王文成𢇁宸濠門人曰倘不濟奈何文成曰縱不濟亦只有此做法皆勿恤其孚之義也宋與明食兩先生之福矣天地有氣運聖賢有補救知而不為是計私避害矣漢黨人明東林

貞則貞矣艱之一字尚欠體認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　平甫項氏曰四樂於世變故不戒以孚三正當其變故勿恤其孚四居三陰之首羣陰從之以叛陽三居三陽之上羣陽依之以拒陰此二爻相當之地故曰天地際也

案按小象不曰无平不陂而曰无往不復者重天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返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萊按程傳翩翩疾飛之貌本義不待富厚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當泰之時小人處而不出屈而不伸鬱鬱久矣其求出求伸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迨時移局換有可乘之機翩翩而來如水就下如獸走壙可畏也易於小人得志之爻不言吉凶盖凶雖不凶終不許其吉也　按君子好義故難進易退小人

嗜利故難退易進如王安石復相七日夜而至京師豈君子難進之義耶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顧炎武曰夫子傳易四用此字于蹇于鼎皆合蒙與順巽泰與願亂為韻蓋不可曉或古又有此音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萊按陽實陰虛失實陽變為陰也皆失實則翩翩而来無一君子矣人情不齊必三令五申而後信不待告誡而孚者蓋其貪富貴竊威福害善良皆根于心發于願不可遏抑而改移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帝乙制王姬下降之禮者也五以陰柔居尊位下應九二降其尊而順從於臣如帝乙之歸妹降其尊而順從於夫也本義帝乙歸妹之時亦曾占得此爻如高宗箕子之類倣此程朱不合梅邊熊氏曰易中引帝乙高宗箕子等類皆本爻有此象故引以為證非占得此爻也誠齋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五下從

乎二致泰之治福溥天下故曰以祉元吉與程子合

從程子

菉按泰在下三陽而五不與焉否在下三陰而五不與焉是否泰之運乃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在臣不在君也然泰之不終於泰五之柔當任其咎否之不終於否五之剛乃收其功又易之微㫖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進齋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

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菜按掘隍之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也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勿用師者不可力爭也自

邑告命者告命不出於王畿也无保泰之功坐視至

此可恥孰甚雖貞亦吝矣如司馬温公相宣仁太后

變新法否極而泰也迨章惇蔡京當國城復于隍矣

泰曰勿用師夬曰不利即戎乃知董卓之亂甘露之

變皆用師即戎之禍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莱按聖人罕言命否四言命所以壯君子之氣泰上言命所以抑小人之權泰變為否天寔為之謂之何哉

䷋ 坤下乾上

程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棨按聖人立象盡意多隱約其辭俾人深思起悟至小人將害君子則直截道破提醒君子早為之計剥之不利有所往否之不利君子貞是也匪人非人道也否泰反對之卦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其義一

也小大往來之義詳泰卦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建安丘氏曰内陰外陽以天道言内柔外剛以地道言内小人而外君子以世道言

莱按人莫把天地不交四字容易看過天地不交无萬物矣无萬物有天地乎上下不交天下无邦矣天

下无邦有上下乎蓋天地无不交之歲上下有不交之時故泰則兼言天運否則側重人事小人以害正而禍國家迨天下无邦小人亦何利乎嗚呼愚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禄位榮之　平菴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禄不與利交也

萊按君子之禍從德而生小人最惡君子之德德且

僉矣才可逞名可居耶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

萊按泰之初拔茅茹以其彚否之初拔茅茹以其彚蓋君子小人不同消長之機一也君子難進周公以征勉之小人易進周公以貞戒之當否之時小人已連類而進如彼何哉戒之以貞許之以吉亨俾不自

絶於君子如果貞也又何求焉易於君子之貞有凶有厲於小人之貞曰吉曰亨葢君子之貞有小人為之傾害小人之貞無君子為之擠排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萊按泰初曰志否初亦曰志進身之初不及論其事也小人之志不在君孔子提出君字以警醒之裴晉公帥河北為小人阻抑公上疏曰羣小之意止欲使臣失所不計國家之事此志不在君之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莱按泰二曰包荒否二曰包承包同而曰荒曰承則異一字之殊貴賤分焉包承者包容承順之義二柔順中正小人中之賢者故有此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否亨者當否之時而不否者小人也大人未有不否者儉德避難亨在其中矣程子曰身之否道之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萊按不亂羣者如皇甫鎛見用裴晉公力辭宰相王安石為相司馬溫公不拜樞密皆不亂小人之羣者若夫董賢旣貴孔光不否王氏將篡張禹偏亨媿斯爻矣

六三包羞

萊按小人之中原有差等初惡未著尚勉之以貞二能包承遂許之以吉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者其工讒善佞無所不至非不揚揚得意由君子觀之但覺

其可羞耳項氏曰泰之九三君子之極盛也无所復勉憂之而已否之六三小人之極盛也无所復戒羞之而已東坡草呂惠卿制詞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正此類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平聲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苿按泰至三聖人有无平不陂之憂否至四聖人有有命无咎之喜乃天命之循環也至三而懼者未然

而先防也至四而喜者已然而後慶也道重見㡬功宜乘勢天命既轉出而有為何咎之有疇離祉者一君子進則衆君子俱獲其福矣項氏曰泰之三知其將變能脩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無可咎之事然後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而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無可咎之事不獨為一已之利又足為衆賢之祉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叶杭也

萊按儉德避難之時不行其志久矣至此志乃行也
觀志行二字則君子之祉豈在爵禄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雲峯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大人處六二之時有
德无位守其否而後亨大人居九五之位有德有位
能休時之否矣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五當休否之
初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則否之方休已有苞桑繫固
之象矣其卒能傾否而為泰也固宜

萊按休否者休而去之也大人之吉也否之後大壞極敝雖曰休之而君子未盡升小人未盡去遺孽敝政未盡除禍之根亂之萌種種伏焉其亡其亡操心危不縱逸也慮患深設周防也繫于苞桑勿問之矣如王允誅董卓亦能休時之否者無其亡其亡之戒遂及於禍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平聲也

萊按位正當者正當天子之位宜休時之否者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萊按五休否矣聖人不勝其憂上傾否焉聖人乃覺其喜傾者顛而覆之也小人至此根株乃絶萌孽不生此後乃可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萊按夬上曰終有凶否上曰否終蓋小人極盛之時若有不可敗之勢要之於終未有不敗者故聖人戒君子于其始快小人於其終也

易俟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俟卷五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易俟卷五

翰林侍讀喬萊撰

☲ 離下乾上

程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同人所以次否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程子曰同人于野謂於曠遠之地不為昵比之私乃

至公大同之道也其亨可知天下大同則何險阻之不可濟哉至公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也故利君子貞

梅邊熊氏曰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同德而无私昵故曰利君子貞　雲峰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隂而言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本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萊按同人大有皆五陽一陰之卦一陰在二彖傳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一陰在五彖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可謂大書特書明同人之由于二大有之由于五也先儒皆先釋二體次及一陰失輕重之義不合于孔子是不可不論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沙隨程氏曰同人利涉在九五故曰乾行

萊按剛則不私于野之象健則不陷涉川之象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節齋蔡氏曰以德言則文明以健以文言則中正而應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葉按同人貴于野者欲通天下之志也有私則有所通有所不通無私則無所通無所不通故通天下之

志必以歸之君子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建安丘氏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

而門二也　雲峰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九

程傳出門同人无偏黨也既無偏黨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萊按易以卦義為主其剛柔健順中正不中正及乘承比應之説皆合之以卦義而吉凶悔吝分焉如也

之五未嘗不剛健中正而為陵替之主遯之二未嘗不柔順中正而為憸險之尤萃之初應四而亂頤之三應上而悖故同人之二亦應五而吝也又如復之四陰而不中者應初而有獨復之功剥之三陰而不中不正者應上而有无咎之譽皆以卦義分吉凶悔吝不得一例拘也同人之二五陽一陰處其至少之地也陰者陽之所求少者多之所貴此其為成卦之主也柔順中正有其德也正應在五有其遭也爻之

吉者莫斯若矣周公曰吝何哉蓋他卦以有應為亨同人以无應為大應係于私非于野也或曰五君也臣不當應君耶然天子之尊私此一臣豈大同之道乎臣而為君所私聖人恥之矣宗親之也睽五厥宗噬膚亦同斯義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叶斗也

來按周公曰吝孔子增一道字蓋二應于五世所爭趨人以為榮也由君子觀之可羞而已故曰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髙陵三歲不興

東谷鄭氏曰小人險陂而多忌好勝而自私非特惡人之同乎己視君子之同道相比必欲間而害之蓋不排異己不能使人同乎己也自古黨與之患皆起于此二五之同中且正也无他爻以分其應同而固也九三九四以不中正之資處二人同心之間害其同者无所不至三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髙陵以窺二之動莽在下謂居五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二

之上也必三歲而不興二人同心之密非三之所能勝不能勝則安能行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杭叶也

程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東谷鄭氏曰四比於五猶隔墉也始乘其墉而有欲攻之心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

四居柔猶能困而自反也自反而不失其則是亦吉也

萊按六二一陰上下五陽皆欲同之何哉蓋二得中而應乎乾天子之親臣也津要之門終爭附焉附之者衆則不能無親疎有親疎則有妬忌有妬忌則有仇恨而攻擊起焉此三之伏戎于莽四之乘墉而攻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東谷鄭氏曰同人之五與比之五同也然比以一陽而比衆陰上下俱得其所比故曰邑人不誡吉同人所同者惟六二也在上者區區焉與其宗黨爲同亦隘且吝矣所以來三四之間至於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始相遇也周公之事武王霍光之事武帝君臣

之志非不同也然不聞有讒慝之言至成王昭帝則舉國而聽于周公霍光由是三監上官桀之徒始起而間之非兩君二臣同心之密安能復相遇哉

東按二與五正應君臣一德者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乃正人為奸邪讒阻者也聖人於同人之卦痛大君成孤立之形良士有難白之隱設大師相遇之象勸五斷然行之剪除奸惡而明良合矣如元載不敗則李泌不來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萊按二有中德直道而行遂被讒阻至于號咷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爻言克象言相克何哉蓋君子能克小人小人亦能克君子故必用大師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

萊按上九陽剛君子當同人之時值二五之係應憤三四之戈矛置身物外蕭然自遠乃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者周公曰无悔而孔子曰志未得何哉聖賢志在匡時凡置身物外者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也同人之道貴通天下之志物莫與同其志豈為得乎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蔡按同人之義關於仕宦者其大已使其同寅協恭而和衷焉豈不甚快然而難矣此其間有邪正之分焉有與同之見焉邪正則黨分門戶與同則勢成水火門戶分則喜者援引怒者傾害水火成小之釁起

戈矛大之禍延宗社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東林相盛衰倚伏於无窮歷千百年而一轍也讀易至同人之卦輒掩卷而嘆蓋六爻之中二衆所爭也三伏戎于莽四乘墉而攻五大師相遇爭奪而干戈者居大半焉初之不爭在下也上之不爭在事外也然則朝廷之上寮友之間未有不爭者也又何怪歷代以來朋黨之禍相尋于无窮乎其亦可慨也已此易所以垂于野之訓而勉以君子之貞也

乾下
離上

程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萊按一陽在五曰比治定功成之時也開創之主也開創之主故剛一陰在五曰大有重熙累洽之會也繼體之主也繼體之主故柔

大有元亨

程傳凡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卦義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

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　建安丘氏曰一隂在上卦之中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五之有也豈不大哉唯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莱按先儒釋同人曰又卦唯一隂釋大有曰又六五一隂兩又字失成卦之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本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誠齋楊氏曰同人大

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叶芒應乎天而時行叶杭是以元亨叶滂

涑水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大而元亨也

埰按聖人恐人悞認元亨二字為氣運之適然曰其德曰是以明元亨之由于德也應天指九二猶同人之二不曰應五而曰應乎乾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

埰按大有與同人其義相同同人彖曰元亨大有彖亦曰

元亨明其時之盛也喦彖傳曰是以元亨大有彖傳亦曰是以元亨明其時之盛非倖致也喦象曰正位凝命大有象曰順天休命明其盛由於天而凝天麻者在人也首言遏惡何哉地既廣遠豐蘖易萌時當豐厚驕淫易作故遏惡重於揚善也豐之象曰折獄致刑亦此義也豐之不同於有者有之君明也何以知其明也曰離體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

來按未涉于害何有戒詞戒之于初勉其終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叶係也

中溪張氏曰大有其時也初九其位也時位如此是以无害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繫爻凡明善惡辨吉凶皆主之以時別之以位而後錯綜以辭其包義析理纖悉不苟不唯卦卦義殊亦爻爻理異不可易位

而論此爻之彖辭但舉卦之名爻之別就釋以爻之辭而他不立一語似若无所發明然其為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甚明且辯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此是以无交害也聖人以爻義已明故於此特發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汴水趙氏曰引重致遠非大車不可任重道遠非陽德不能六五居尊衆陽各隨其位以應之九二以剛

處中得臣位之正力量碩博足以負荷天下之重凡經國子民之事知无不行行无不力有攸往而无咎者

苿按嘂之九四只是承當不起有之九二只是承當得起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叶蒲昧也

程傳壯大之車載積不敗猶九二材力之强能勝大有之任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傳如字本義讀作享

萊按大有萬國來同之會也三下卦之上公之象亨于天子朝貢也小人則自有其有不知亨上之義如楚之包茅不貢是已至於唐之藩鎮擅其富强為公家之害故小象補出害字一層若預知後世之事者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叶係也

程傳自古諸侯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

為臣奉上之道民衆財豐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也

萊按比之時而有不來之國凶在彼者也曰後夫凶有之時而有不貢之臣害在此者也曰小人害凶在彼者可勿治也害在此者宜預防也聖人於萬國來同之日微露尾大不掉之形其旨遠其憂深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步郎反

萊按彭盛貌詩駟騵彭彭是也匪其彭不有其盛也

大有之時大臣之位不患其不盛而患其過盛不有其盛則僭逼之嫌驕盈之氣皆無之矣何咎之有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叶制

本義晳明貌　雲峰胡氏曰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也明辨晳皆以離言

塜按當大有之時居大臣之位不能匪其彭則高而危滿而溢暗之至也四離體也惟其明故辨之晳是以匪其彭而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萊按繫辭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此指五而言也發于上者有之終也五之爻詞原備斯義何則居陰順也虛中信也下應九二尚賢也有厥孚交如之象天子之尊孚於臣者如交道焉順之至也因其順也又有威如之戒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叶避也易以豉反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或曰備有備无患之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棐按舊說或以上九為賢而六五尚之是以上九為臣道也殆不然已或以六五為賢而上九尚之是以六五為臣道也今制舉家遵下尚六五之賢一說揹六五為臣道是大不然五一陰而有五陽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者謂之臣道可乎尚賢尚九二也彖傳

之應乎天也豈上九耶易中上爻取卦義不取爻義者甚多先儒不察也如師之上論師之衆當開國成家非以上六為大君也小畜之上論畜之成至既雨既處非以上九為婦為月也革之上論革之成至豹變革面非以上六又為君子又為小人也此論有之終而履信思順尚賢如是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小象大有上吉正發明斯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叶貝也

誠齋楊氏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士生斯世也緼袍華於珮玉飲水甘於列鼎嗚呼盛哉

䷎ 艮下坤上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萊按一陰五陽之卦雖二之多譽尚有于宗之吝五

之多功尚有威如之戒在初為姤在上為夬在三為履在四為小畜皆小人之肆害者一陽五陰之卦初則為不遠之復二則為師中之吉四則為由豫之臣五則為顯比之主上則為碩果之陽雖三之多凶亦為勞謙之君子陽之當扶陰之當抑不亦較然可覩乎

謙亨君子有終

程傳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自處何往而不

亨乎君子樂天而不競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所謂君子有終也萊按君子有終程傳謂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本義謂先屈後伸程朱不合涑水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无以保其終也即高不危滿不溢之義從溫公之說是

萊按履一陰在三為衆陽所歸履不處也不處于三欲進而至於五也謙一陽在三為衆陰所歸艮體也止于三而不進也此陰陽之分君子小人之別伊周莽操之殊也固不得句解字釋而失作易之遠旨與

義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叶芒地道卑而上行叶杭

本義言謙之必亨　童溪王氏曰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　雲峰胡氏曰下濟為謙光明為亨卑為謙上行為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惡烏路反 好呼報反

本義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徳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節齋蔡氏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萊按孔子於易明言鬼神害盈而福謙則實實能害

能福乃誠之不可揜也艾南英曰天地間无鬼神是有陽而无陰矣更不必以造化之跡此等影響語解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尺證反施始豉反

本義以卑藴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于平亦謙之意也

案按處己之事不可不謙處人之事不可不平余昔以使

事過永州遊朝陽巖岡阜平曠拾級而下石梁横亘見下十餘級峭壁突起因悟地中有山之義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

菉按卦之稱君子者美三也初六稱君子何哉謙美德也必功高位尊而謙豈無功而居下位者可不謙乎謙謙君子卑而不可踰之義也用涉大川與五之利用侵伐參看謙之為道也在上雖侵伐亦利在下

雖涉川亦利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莱按自牧程子曰自處也誠齋楊氏曰牧養也謙何俟于養也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

程傳二以柔順中正謙德充積于中發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來按孔子懼人以聲音笑貌為謙也故曰中心得本義以謙有聞釋鳴字與中心得未合從程子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　東谷鄭氏曰九三為衆陰之所歸乃自止于不得衆之位是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此其為成卦之主而君子之有終

也　雙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為成卦之主文王彖辭唯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吉耳

莱按功成神禹大舜有不矜不伐之辭才縱周公孔子有使驕且吝之譬推之後世此韓信彭越之所以多凶而郭子儀李晟之所以終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雲峰胡氏曰四多懼之地也下乘功臣非利上近於君非利今上下皆謙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愈當撝布其謙示不自安之意先言无不利而後言撝謙者以所處之地雖无不利而尤貴於撝布其謙也

平甫項氏曰鳴者情發於聲撝者用在於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萊按孔子懼其過也曰不違則乃恭近於禮之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萊按五柔中居尊能下人者其交于鄰國也不自有其富推所有以卹鄰宜無有不服者已如有不服雖侵而伐之无不利也如成湯與葛為鄰是也嘗疑謙無所不宜惟侵伐之事无所用之後悟漢文帝賜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句便可銷兵不用乃知謙之利用侵伐也又如唐德宗興元一詔亦具斯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琜按孔子懼人悞認利用侵伐而強兼弱衆暴寡也

揩出不服以明侵伐之故若果服也又何征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

而无位故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琜按二曰鳴謙上曰鳴謙二鳴謙而中心得上鳴謙

而志未得何哉二居三之下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二中心誠服其謙也不在聲音笑貌間也上居三之上无勲業表見於世僅以謙聞志豈得乎雖用之行師但能征已之私邑功不及遠矣

☷☳ 坤下震上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子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其義一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建安丘氏曰屯有震无坤言建侯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言行師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故兼言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嵩山晁氏曰剛應志行以爻言順以動以二體言

柬按九四一陽卦之由以為豫者剛有其才也應有其遇也有其才有其遇志之所以行也二體坤順震動是順以動也兼一爻二體之義所以豫也應五陰

應之也小畜之四曰上下應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苯按彖辭利建侯行師謂卦體順以動則人心和樂

雖建侯行師之大事亦无不利也孔子更極言之發

明順動之旨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

師乎先儒謂四震體也曰建侯五陰從一陽曰行師

是殆不然四大臣之位非侯也建侯之義見于屯不

重見于豫也五陰從二二遠于君將也五陰從四四

近於君相也行師之義見于師不重見于豫也豫言

建侯行師者專取人心和樂之義玩孔子而況語氣

則建侯行師不可只講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

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隆山李氏曰自豫以下

凡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各隨卦體

而贊之初无異義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

也要之時義時用皆曰大哉者均為推廣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汴水趙氏曰人皆知雷之為怒不知雷之為和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震雷發聲寒沍渙釋品物和暢猶治定功成之後先王協天地之和而播之雅樂也崇者有盛德必有備樂闡其樂知其德也殷盛也周公當和會四方之時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報本反始使知王業所自非
徒説鐘鼓管籥之音以樂其樂也
萊按二帝三王之法皆備於易容民畜衆井田之制
也建萬國親諸侯封建之義也治厯明時羲和之命
也明罰勅法皐陶之職也辨上下定民志伯夷之所
掌也作樂崇徳后夔之所典也薦上帝配祖考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備焉
初六鳴豫凶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雲峰胡氏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以德言爻辭則以勢位言六三以其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之可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萊按易之言窮者皆見于上爻窮則變也見于初者時不窮而志窮也曷言乎志窮也其志惟知有四也惟知有四則媚四之外計無復之也器小而盈不凶何待伾文用事雖柳子厚劉夢得不免鳴豫之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汴水趙氏曰初與四應三與四比二介于初三之間介然如石曾不待終日之間已先知四之不當從守

正如此吉之道也豫與比反比之五君道也羣陰比之而不比者凶豫之四臣道也羣陰附之而不附者吉

萊按繫辭之釋此爻也曰知幾其神乎神極微妙不測之致矣又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實實落落與人下手功夫蓋吉凶悔吝從爻而來爻雖千歧萬轍上與下可以盡之不諂無黨附之慾也不瀆無怨毒之咎也凶悔吝之端絕矣故曰吉之先見者

也至于時之當隱事之當避又有一時一事之幾焉人所未及見者君子見之如膰肉不至孔子遂行酒醴不設穆生先去孰得知其故哉以故見幾之象不在否不在剥不在睽而在豫也豫和樂之時也於和樂之時見之見之於早也見之不早非幾也李泌告肅宗曰惟陛下無意殺臣臣故求去若有意殺臣臣又安能去耶此見于早者之吉也然象非虛設於豫之二發斯義者二亦有當見之幾焉二何以有當見

之幾也曰九四一陽五陰應之功名日盛德澤日深

人方共樂夫太平矣由君子觀之權歸大臣君且貞

疾此其間有幾焉此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貞叶

萊掖有正中之德故守之堅辨之早去之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汴水趙氏曰三比於四之下故張目仰視以求豫此

致悔之道也知其致悔能決然舍之則悔可免乃遲

疑猶豫則眞有可悔之事矣　中溪張氏曰聖人兩言悔者示人以致悔之端勉人以改過之勇也

萊按四天下由之而豫者二去之甚速聖人以吉許之三悔之稍遲聖人以悔戒之大臣之不可附如此

東谷鄭氏曰盱睢盱也不自安也遲遲疑也不自決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平聲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萊按四大臣之位一陰在四五陽因之而畜乃小人竊天子之柄者李林甫王安石之類是也一陽在四五陰由之以豫乃君子任天下之重者伊尹霍光之類是也夫天下由之而豫功名之盛德澤之普豈尋常可量乃大有得矣從來居大位者惟朋黨之禍不可不慎故泰二有朋亡之戒而豫四有勿疑朋盍簪之詞蓋權勢既歸趨附日衆但有親疎便成門户若無汲引誰共功名黨附貽宗社之憂孤子失寅恭之

義二者皆非也惟開誠心布公道與我者勿追思既往同我者毋逆料將來惟賢惟能但求有功社稷不媢不嫉亦將无禍身家聖人之誠深矣四處多疑之位故曰勿疑程子曰簪聚也簪之得名取聚髮也言朋類合而從之也唐李德裕為相藩鎮帖服宦官斂跡亦天下由之而豫者惟朋黨之見不化終及於禍他如孔光終無薦引溫體仁但有擠排避黨禍也無薦引則賢者不在位矣有擠排則能者不在職矣賢

者不在位此莽之所以篡能者不在職此明之所以亡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杭叶也

萊按孔子小象于由頤曰大有慶由豫曰志大行可謂深美之矣乃頤之諸爻五從上而拂三附上而悖二趨上而凶雖朶頤之初亦來不足貴之誚豫之諸爻五乘四而疾三比四而悔初應四而凶雖非比非應之二且見幾去矣嗟乎頤之上豫之四功高德盛

之人也自君視之尚有僭逼之嫌自臣視之不無諂附之咎雖各自取義亦以見為大臣者功名之末易居為小臣者權要之末可附也垂誡深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溺於豫者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既溺于豫權歸九四不能自主故有貞疾恒不死之象如漢魏末世之君是也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於五言威權去已之義各

據文以取義也　汴水趙氏曰疾者豫之反書曰有疾弗豫是也東周之時諸侯恣横王室徒擁虚名貞疾也曰不死聖人垂訓於名分者甚嚴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桒按孔子恐人悮認貞疾之故指出乘剛二字見其迫于强臣也中未亡有中德也否則亡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程傳上六陰柔當豫極之時耽肆於豫昬迷不知反

者也在豫之終有變之義苟能自變皆可无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按冥豫在上如隋煬帝陳後主之類樂其所以亡者周公曰成有渝勸之以遷善之門也孔子曰何可長信其無改過之日也

易俟卷五